

腊月

◎杜明权

时光匆匆而过，一年三百六十多天，风风雨雨，似乎还没有怎么过，且还一事无成，一晃，突然间就走到了年终岁末，就站在了腊月的前面。本来，腊月是一年的总结，可是，我虚度了那些光阴，有什么可以总结的呢？

作为个人，从小时候起，我就喜欢腊月，因为腊月一结束，就到了一年中最盼望的美味飘香、亲人团聚、其乐融融的春节。腊月这个时间名词，充满了乡土原生态的味道，没有一丝的装饰色彩，蕴涵着人世间的一次集体欢乐与放松，是久结的亲人与乡情的一次集体大释放。辞旧迎新，给过去的一年画个句号，以狂欢的形式给匆忙走过的岁月标一个记号。

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时间是无上尊崇的。为了方便农业生产，春秋秋收，秋播冬藏，而把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按月亮绕地球转动的规律，把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在此基础上，遵照物候现象，又把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再以日晷更漏把每天的时间划分得更加精细，便于安排日常生活与事务。复杂中也透露出万物皆有序而进、按节而舞，古代中国人对每分每秒像品酒一样地精心品味，玩味，对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令人遐想的时间，似乎达到了某种膜拜的境地。当代天文学的全新发展，世界上有了普朗克时间的确定，对时间的划分，可谓充满了科幻色彩。

时间与四季变化，是这个三维世界里最奇幻的事物。腊月是冬天的最后一月，只要腊月一结束，崭新的春天就会花枝招展地迎面而来。

进入腊月，我其实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感觉，只知道冬天在向春天进行着最后的冲刺，已经开始数九寒天了，寒冷达到了冬天的极点，感觉时间飞逝，冬天就要接近尾声，往年的这个时候，天空就会开放两三天，让雪花们自由飘飞，激情狂欢，撒满大地，可是今年，我还没有看见一粒雪从天空之城飘落下来，甚是遗憾，总觉得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丢失在了这个冬天。在菜子河流域，与雪相遇，这要看我的运气；普降瑞雪，当然要听苍天的安排；就如同我们要享受金色的温暖的阳光，这要听从漫天云雾的悉心安排。

腊月，是植物们休闲的好时光，它

们丢开了所有的繁琐，安然闲适，疏朗俊逸，大多植物生长缓慢或停止了生长，落叶树把老叶脱尽，希望好好地歇一歇，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静候春天的到来。

而我的小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像是被还未到来的春姑娘预先抛下的一块绸纱，特意而温暖地罩着，芹菜、蒜苗、卷心菜、白菜、葱茭们挤在一起，蓬蓬勃勃地生长着，翠绿葱茏，像一汪春意浓浓的绿潭，蔬菜们好像受到了额外的观照后，忘记了自己身处隆冬深处。小菜园为我的生活增添了生机盎然的色彩，我常常坐在地上看着它们欢乐地生长，我要看着它们茁壮成长。

一垄垄麦苗、油菜、鲜嫩的葱，在枯黄的大野里显得格外耀眼，从山上远远俯看下去，像一汪汪澄澈的清凌凌的碧水。在腊月的寒冷里，它们静无声息地生长，不必惊动谁，也不必谁去反复催促。

太阳是一位高深莫测、难得出场的大腕儿，它很少露脸，高高地躲在厚厚的灰白色的云雾后面优哉游哉。有时零星地出一出场，那也只是某一个黄昏时，它对大地短暂地微微一瞥，金光陡然四射，一笑很倾城的样子，连天边的云层恍惚如铁杆粉丝，感动得如同贵妃醉酒，一下子霞光满天，而大地也由此更加地金碧辉煌、绚烂多姿，鸟儿归巢的欢叫声自然也一时响起，此起彼伏。

西天的霞光还未完全褪去粉色，周围晕着橘黄色柔光的半月月亮（实际上还不到半块），便亮在了嫩蓝色的天空中央，居于西天的金星不停地眨着眼睛，有月亮噌噌地亮着，也就没有其它的星儿出来争辉。这是腊月初九透凉的傍晚，空气的酷寒对穿戴厚实的我来说，一点儿也不起作用。高大而枝柯繁多的意杨树，在晴朗的夜空中画出属于自己印象派的美丽轮廓。冬天没有虫吟，只有山间的流水潺潺，低吟浅唱。乡村稀疏的灯光陆续亮了起来，夜静谧得有些沉寂。晚上八点钟，带着火红色亮光的金星，逐渐向西边墨色的地平线靠近的时候，宝石般的数粒星子，才从高空次第亮了出来，此时，半月月儿愈来愈亮。夜晚是一块巨大的磨刀石，它经过总共十余天的打磨，月亮从一线银色，到每月农历十六，被夜色磨洗得又

圆又亮，银盘似的挂在深远的天空，惹人怜爱。月是山野明，我认为，有明月高悬的冬日夜晚，最是大自然柔情蜜意的夜晚，万物一定在默默地抒情，一定在品酒挥毫作诗。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入两床厚厚的丝绒被里，从棚屋的西窗望出去，林木纹丝不动，当然无风，原先还有几颗星星在布满云气的天空中巡逻一阵儿之后，离开岗位休息去了，月带着昏黄的光晕独步夜空，冷气凝固在我的棚屋之外，只有耳朵里细微的嘤嘤声，一个频率地无休止地响着，像是宇宙产生之初的大爆炸留下的永恒绵长的声音，虽然单调，虽然好像只在我的耳边一根直线地永无停息地响着，但是它终究是这个浩瀚夜色的背景音乐，也许可能是这个大宇宙的背景音乐。

大地入睡。万物入眠。月辉凝固成霜。

我喜欢腊月里这安静无底的夜晚，一切安静得似乎都静止了下来，连思维与心跳都急剧地减速。大地和天空肯定在以超越光的速度在宇宙中旋转与飞奔，只是我感觉不到这种高速而已，因为我身在其中，因为我只感觉到时间柔缓得如同停顿了下来似的、闲散、飘逸、深远、静谧、悠长、温暖，我感受到了我的生命，紧随着冬日时光的优雅节拍，在洪荒的宇宙中如尘埃般飘然物外地轻轻运转，我听见了万类律动的声音。腊月的夜是如此地奇幻与美妙。

腊月的美妙在于万物的静谧与理智，在于万物运动有节，按节而舞，更在于我的生命尚还健康，一切尚能运动自如。一切尚能给予我最美好的感受。在这万类和谐而静好的岁月里，静悄悄地自由地活着，与大自然与莽莽苍苍的森林为伍，人生还要其它什么希求呢？生命之美已然显现，大自然与生命之美在于和谐，一切尚在美好的人间。

很多植物就是喜欢寒冷，不只是傲寒于世的松柏。在小寒到来之时，寒气逼人，贴梗海棠青色的枝头上绽满了嫩绿的芽苞，让我看见它的生命力量如温泉一样淅淅流淌。腊梅与水仙，有如一对仙子，看似柔婉无骨，但它们就是这样的脾气与个性，喜欢在寒冷中开花，并散发出幽幽异香。冬天为什么这么沉

静和理智，令我喜爱，就是因为有这些植物在不紧不慢、不急不躁地为生命导航。如果说世上真的存在着什么特异功能，那么，其实每种植物都具备了那种超常的特异功能，我们人类有许多还无法去理解，它们从泥土、微薄的阳光以及铺天盖地寒冷中，汲取能量，使自己的生命勃发，它们是希腊神话中依附大地、永不疲倦的大地之子安泰，是中国神话中追赶日头的夸父，它们也都是冰雪美人。春天来临时，气温会慢慢地一路攀升，即使有春寒料峭那种小打小闹的小寒冷，也没有这腊月里小寒与大寒时的寒冷来得干脆、直爽和痛快，令这些喜寒植物舒畅无比。运用高倍电子显微镜，让我们的目光深入到叶片的内部，我们一定会看见排列井然的无数绿色加工厂，正不停地加工无机材料，把阳光的能量融进生命里，生产出具有生命力量的有机物。那里就是一个科幻世界，我们人类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样的科幻水平呢？路可能是遥远且漫长的，植物们的生命行为很值得我们学习与模仿。

林木繁盛，百草丰茂，这是大自然记录自己的一部厚重的历史，也是森林谱写各类生命生息繁衍的鲜活历史。冬天，枯黄的色调成为草类世界的主旋律，叶片干枯了，它们把自己的生命隐藏在根部，静默于土地深处，耐心地等待春天。腊月里，仍然有许多草本植物青春勃发。紫花地丁身材娇小，这里长一苗，那里长一苗，零零星星，却捧出了一朵朵暗紫幽幽的小花，它们似乎喜欢独处，隐在草木深处，不易让人察觉，显出那种远离尘嚣的寂寞而素雅的姿态。凤尾蕨枯黄了一批又一批，中间却又夹杂无数新长成的绿色苗棵，在冷风中摇着凤尾一般的尾巴。很多草本植物，根本不管寒冬不寒冬，它们的花开败了，紧接着又开，连续不断，在绿间灿灿地笑。腊月的大地也是生机盎然的，人类和动物们却感到十分寒冷，而许多植物不大会感到那一切。

在寒冬腊月，植物们亦如春天般地欢唱，展示着大千生命的热切欢唱。当然，在大自然面前，坚强而智慧的人类也从不会示弱，因为热闹而美好的春节就要到了，那万紫千红的春天就要到了。

乡村笔记

新婚祝福

◎王朝书

今天，萍姐家的婚礼终于结束了。萍姐和家人打扫垃圾了。先生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昨天，萍姐嫁女，先生我们离家一整天。清晨6点左右，响彻整个村子的鞭炮声将先生和我从睡梦中吵醒。鞭炮响过之后，萍姐家就忙开了。

大概9点之后，先生和我的耳朵就开始遭罪了。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一个接一个地通过话筒和音响，将他们的五音不全的歌声，传遍村庄。听到那一阵阵让人胆战心惊的歌声，先生和我的神经真是受不了。

先生和我商定，将礼金送了后，一同爬山到半山腰我父母那里玩一天。

我去了萍姐家。门口的红灯笼、红对联，和我记忆里小坂场村人举办婚礼的场景，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门口摆放着的两幅大大的写着一对新人名字并印有新人结婚照的红底广告牌。广告牌，将今天婚礼的主角广而告之。我瞧着，那衬托了不少婚礼的喜悦。

到了萍姐家里，客人很多，大多在等着坐席。而有的，则在借机自我表演。先生和我在家就听到，有的唱歌纯粹在吼，纯粹在发泄内心的积压。他们的歌声，没有给婚礼带来喜庆和祝福，而是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噪音。有人听不下去借机提前离开。

先生我们爬山去。半山上，还能听到村子里亢奋的歌声。先生说，这哪里像在办婚礼，乱七八糟的，没有一点对新婚的祝福。

听了先生的话，我回想着，村子过去的婚礼并不是这样的。记忆里有一场婚礼，就很温馨。那是我一个老表的婚礼。老表举办那场婚礼时，我大概6、7岁。有些懂事，但又不完全懂得大人的世界。我还记得，老表是在修好新房后，才迎娶的新娘。那一天，我和村里的孩子，一大早起来，一同参观老表的新房。新房里贴着一幅幅红对联并摆放着崭新的床被、衣柜。在满屋的喜气里，我感受到了，老表一家对女主人到来的由衷期盼。

不久，我和孩子们被大人赶出来了，他们怕簇新的被褥被弄脏。我和村里孩子就在老表家的坝坝里玩耍，耐心地等待着最重要的时刻，新娘子即我的表嫂的到来。表嫂和老表新婚前，在小坂场村只来过三两次。她对小坂场村人来说，是新鲜的。我尽管知道这个表嫂和我母亲是亲戚，且对她认识，但作为新娘子，我依然对她是满心期待的。在我眼里，新娘子是不寻常的女人。她的全身不仅穿着我平时难得一见的新衣，还透着从远方带来的神秘。

我还记得，等待表嫂到来的那天，天气很冷。当表嫂到村口时，我和一群孩子跑去迎接。我上前牵了表嫂的手。表嫂随手给了我一张崭新的花手帕。

新娘子到了，被迎进新房。夜幕降临时，老表和表嫂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拜了堂，然后，被喜欢热闹的村民簇拥着送进洞房。

记忆中，传统婚礼虽程序多，却能带给全村人温馨感。不知何时，老式的婚礼在村里消失了。不按传统办，村里人却又找不到新的祝福方式。先生说，其实单以唱歌，他们就可以为新人很好地祝福。比如，先由萍姐女儿的兄长为萍姐女儿献歌一首，衷心地祝福她新婚快乐、家庭美满。之后，再由村里的唱歌好手们一一献歌，每首歌都与爱与祝福相关；且在唱歌前，都为新人送上一两句祝福的吉祥话语。这样，整个婚礼秩序井然，祝福浓浓。新人、参加婚礼的人及村里人，都会因此而身心愉悦。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婚礼带给人的是受罪感。

终于清静时，先生说，由村子的新婚，可以看到，当传统退位后，农民因文化所限在现代中找不到其心灵的慰藉，所以，大地家园要更美好，必须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必须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寒时光，暖时光

◎耿艳菊

读到周邦彦的一首词，有几句在这冷寂的冬日里尤其贴合现实里的心境。“云作轻阴，风逗细寒，小溪冰冻初结。”“暮雀喧喧聚竹，听竹上清响风敲雪。”“要无闷，除是拥炉对酒，共谭风月。”

冬日里一派萧条枯瘦，不仅黯淡，又冷飕飕的，没有好风景悦眼悦心，更没有看风景的心情。不过，寒天里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如周词里的听竹上清响风敲雪，和二三好友拥炉对酒。

竹上听雪，竹上赏雪，都是寂寂生活里的一件风雅事。有时候，很想念乡下的一方小院。乡下的生活没有城里方便，但时光是舒舒缓缓的，日子是悠悠闲闲的。最主要的是院子接地气，可以养几杆青青修竹。下雪天在升有暖炉的

屋子里喝茶看书，世界是静悄悄的。偶尔听到风吹竹子的声音，簌簌的，是洁白的雪抱着团悄悄掉落。

静寂里一两声犬吠，起身，披上厚厚的棉衣到屋外。若是碰上老友到来，那真是太应景了。雪落老友至，茫茫大地，茫茫屋宇，却不觉寒冷，甚至忘记了寒冷。白雪青竹，更添了一份雅趣。这样的雪天给人一种不同于平常柴米油盐世俗生活的诗意。

天色渐渐黯淡，而围着暖炉闲聊的欢喜还在绵绵。眼前便是清少纳言所写的情景，天已暗了，室内还未点灯，但外面的雪光很亮，透过窗户看外面，全是雪白的。“用火筷画着灰消遣，互相闲谈着有趣的事情，觉得是很有意思。”

日子轻快，时光慵懒，生活随心，知足常乐。简单的小事也会觉得很有趣味。过日子就是单纯的过日子，每一寸时光都温柔可亲。

这些不过是自己内心的一份痴想吧。生活在城里，到处喧闹拥挤，每天在寒风里赶地铁为生活奔波，那样田园牧歌的诗意日子目前离我很遥远。此时，我走在下班的路上，戴着口罩，羽绒服的帽子裹得严严实实，依然被冷风吹得鼻青脸紫。

到小区，去取快递，哆嗦着手拿出手机。没有戴手套，手一直插在羽绒服的兜兜里。羽绒服滑滑的料子在这样的冷天冰凉凉的，手也没有多暖和，可也还好过在冷风里冻。拿了快递，手没法再

插兜兜里，走到家的路程也就两分钟，手一下子被冻僵了，红红的，不能动，又疼又难受。

“冰结的河水会重新流动，人们翘首以待的好事终将抵达。我们亦能从生活的缝隙里觅得快乐，守着一个又一个盼望，缓步前行。”上楼时想起这句话，最近浏览订阅号时看到的，说得真好，踏实、自信、坚定，一步步稳稳地向前努力着。

天气预报说，今天是二十多年来最冷的一天，温度零下十八度。我在水管前用热水冲洗着红红的手，渐渐缓了过来。情绪也从寒冷黯淡里缓了过来。寒时光，暖时光，冥冥之中自有它们的意义，都值得我们记住。正因为寒冷，心中才有期待，才会懂得珍惜那些温暖的时光。